籀高述林

籀廎述林卷一

瑞安孫詒讓

徹法攷

徹爲有周一代稅斂之正法而其名不見於周禮其見於論語孟子者與夏貢殷助三法並舉是必周損益二代特爲此制與貢助不同故得專是名且既爲當代之正法則必通行於畿內邦國凡稅斂悉取正於是皆可知也而漢以來說經者咸不能塙指其制鄭君注考工記匠人引論語孟子諸文而釋之曰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其注論語亦云什一而稅謂之

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義雖與周禮注小異而其詁徹爲通則同後漢書陸康云徹者通也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與鄭論語注說略同趙岐孟子注則云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者徹取物也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說同隋唐義疏家所述率皆不出此數說於其法制之詳殊異於貢助者未有能質言之者也今諦審鄭詁徹爲通蓋以貢什一助九一通二法以爲率故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是謂兼用貢助之舊法而無所損益也且謂其法行於邦國而畿內則不用是又不得爲天下之通法矣夫孟子綜論貢助徹三法而以爲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明徹之爲法必善於貢而不及助則其立法之大要與行法之細目必較然別異非徒沿夏殷

舊制可知況以一代稅法之正乃不行於王畿而唯行於邦國其義亦有難通者非所敢信也至趙劉訓徹爲取則望文生訓其義尤廣無由推其法數且貢助亦何非取於民而徹乃獨專此名乎然則徹之爲法其授田之通率與定賦之等衰將於何徵之與曰徹之名雖不見於周禮而其法仍當於周禮徵之蓋周禮爲周政法之總會徹旣爲周稅法之正則周禮一經凡稅斂之法雖不言徹而實則皆徹法之凡目條例也綜而論之大司徒遂人三等授田上地夫百畝中地二百畝下地三百畝卽孟子所謂百畝而徹也與貢五十助七十爲畝法小異不足深論其定賦之法與貢助不同者則有二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此以季之豐凶為稅法之差也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而有園廛漆林之征井田閒之出今不論此以地之遠近為稅法之差也蓋無論井田與不井之田皆以此二法通計之以校其贏朒而為斂法是謂之徹徹之云者通乎季之上下地之遠近以為斂法鄭訓為通說自不誤而以為通貢助則倘未得其義耳若然周之徹法或有溢於什一之率乎曰非也蓋三代之稅法不同要皆以什一為正然有有常率之什一有無常率之什一夏貢之什一有常率者也周徹與殷助之什一無常率者也司稼斂法其等數經無見文今以季上下出斂法之文諦玩之其上者必有所增下者必有所

減而中歲則依正法可推而知也攷漢書食貨志引
魏李悝說百畝之收平歲百五十石而以上孰中孰
下孰小饑中饑大饑各依倍半之率爲其所收損益
之等至其共稅則以平歲什一之稅十五石爲正法
此與夏之貢法略同殷助則履其公田十畝所收而
盡取之是不必定以十五石而其率大略亦不相遠
周徹則當以歲之上下地之遠近消息之而孰之與
饑其增減之較不翅倍蓰加以近郊以至都鄙其增
減之較殆不翅十倍矣今姑依李悝說而以司稼載
師二經參定其稅法之差如平稅百畝之收百五十
石則近郊稅十五石遠郊二十二石五斗甸稍縣都
三十石上孰收六百石則近郊稅六十石遠郊九十

石甸稍縣都約百二十石中孰收四百五十石則近郊稅四十五石遠郊六十七石五斗甸稍縣都約九十石下孰收三百石則近郊稅三十石遠郊四十五石甸稍縣都約六十石其凶荒則亦以三等遞減如小饑收百石則近郊稅十石遠郊十五石甸稍縣都約二十石中饑收七十石則近郊稅七石遠郊十石五斗甸稍縣都約十四石大饑收三十石則近郊稅三石遠郊四石五斗甸稍縣都約六石此其大較也然鄭釋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謂饑歲稅以率減而孰歲則無所增其說亦可通但以助法論之公田十畝上孰收六十石皆納之公而鄭說徹法上孰從正止稅十五石是爲四十而

取一輕於助三倍矣況據穀梁宣十五畞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是豐年必有增加之證鄭說雖足備一義究不若豐凶咸依率增減之爲允也若依徹法之稅斂司稼差以年或平或孰或饑約有七等載師差以地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復有三等以三乘七爲二十一等上孰之歲贏於大饑者約四十倍然此猶上地百畝之稅也中地則二百畝而斂以此數下地則三百畝而斂以此數更通區以三等則爲六十三等而大饑近郊下地之稅較之上孰都鄙上地之稅乃至百二十分之一其斂法之無定如是則徹之迥異於貢助者可知矣蓋徹法稅夫無公田則與助異而與貢同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歲無論

豐歉地無論遠近必以此爲常額自非大荒弛征所斂必盈此數龍子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若徹法則稅無常額恆以季與地參相校爲斂弛之衰龍子以有常爲貢之不善明徹爲無常之善法矣然周徹法雖無常而大較總不違什一之率故論語注亦以什一而稅爲釋而有若勸魯行徹哀公荅以二吾猶不足明徹之率雖閒有出於什一之外者然終校什二爲少也若然徹之法既無溢於什一孟子何以詰助而不及徹乎曰載師之法以地遠近爲差自近郊外皆略贏於什一而司稼之法以季上下爲差其數又難以豫定其輕重之數幾與孰既相去數十倍而一以司稼之巡視爲準所任或不得其

人則豐年容有隱匿之患凶歲又或有掊克之憂則
不及助法之公私殊區界域明白之善耳若然鄭匠
人注以論語證徹之行於邦國而謂畿內用法之貢
法稅夫無公田又引孟子證邦國有公田不稅夫其
說亦有當乎曰鄭謂畿內無公田是也然司稼載師
之法即畿內稅斂之法也其法無與夏貢同者則周
畿內田制乃徹法之無公田非貢法之無公田也周
邦國固行徹法而徹法本無公田故孟子云唯助爲
有公田明非惟貢無是即徹亦無是也鄭既以周邦
國爲行徹法而又云有公田不適自相違伐邪況徹
法既掌於司稼載師內自近郊至五百里畺地外則
邦國九服當無不以是爲稅斂之通制斷無畿內不

用而唯用之邦國者是可不必辯也蓋畿內有鄉遂溝洫都鄙井田之異而皆無公田邦國亦然故孟子說有野九一國中什一之異明徹法通於天下無畿內邦國之異其爲無公田亦同也然則大田之詩何以有公田乎曰是殷法之留遺於周者也蓋武王周公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因民之所貫利而曲爲之制自有不能盡更其故法者斯固不可以一槩論也況助本殷之正法而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時已有公田爲助法之權輿徹爲周之正法而篤公劉亦云徹田爲糧鄭箋釋爲什一之稅是亦徹法之權輿蓋公劉當夏之末造雖未有司稼载師之法而其肇端實在彼時逮文武周公更斟酌損益之而其法大

備耳知助法之不必始於殷則可知徹法亦不必始於周而周雖行徹不妨兼存助法亦無足異矣九服之大疆索不同周承二代而貢助兩法容有沿襲而未能盡革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非謂周邦國盡爲公田也至孟子勸滕行助法則因戰國之初并徹法亦失其本制暴君汙吏橫征無藝故欲復古助法以拯其弊非謂邦國本行助法亦非謂徹法有公田否則孟子明以公田屬之助何嘗以此爲徹之本法哉蓋徹法之名著於論語孟子而其條目實備存於周禮自鄭趙諸經師未能發明斯義後儒遂瞀然莫辨近惟姚氏秋農徐氏新田始據司稼之文以明徹之異於貢助者在視

季上下為斂法為能以周經證周法惜於載師相地衰征之法咸未能甄舉則仍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況姚氏又謂以公田分授八夫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則與劉趙所謂百畝之耕徹取十畝者大同小異不知周徹法有井田無公田也徐氏又謂徹與貢同法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則用鄭義而小變之不知徹者通於年之上下地之遠近非僅取無公私之別也若是諸義皆未能究其詳實此外衆說大都馮肌推測全無根據殆無足論今謹據司稼載師兩職文以求徹之本制而後有周一代稅法之異於夏殷者可略得其辜較而論語孟子之義亦昭然若揭矣

徹法田賦什一等衰表

	上孰	中孰	下孰	平歲	小饑	中饑	大饑
上地畝收	六百石	四百五十石	三百石	百五十石	百石	七十石	三十石
近郊賦	六十石	四十五石	三十石	十五石	十石	七石	三石
遠郊	九十石	六十七石五斗	四十五石	二十二石五斗	十五石	十石五斗	四石五斗
甸稍縣都	百二十石	九十石	六十石	三十石	二十石	十四石	六石
中地畝收	三百石	二百二十五石	百五十石	七十五石	五十石	三十五石	十五石

近郊三十石二十二十五石七石五五石　三石五一石五
石五斗　斗　斗　斗
遠郊四十五三十三二十二十一石七石五五石二二石二
石　石七斗石五斗二斗五斗　斗五升斗五升
五升　升
甸稍六十石四十五三十石十五石十石　七石　三石
縣都　石
下地二百石百五十百石　五十石三十三二十二十石
畝數　石　石三斗石三斗
三升　三升
近郊二十石十五石十石　五石　三石三一石三一石
斗三升斗三升

遂郊三十石二十二十五石七石五五石三石五一石五

三合強三合強

石五斗 斗 斗 斗

甸稍四十石三十石二十石十石六石六四石六二石

縣都 斗六升斗六升

六合強六合強

邶鄘衛攷

詩三衛之分國治於三監其原流分合略具於周書史遷既失紀其事而漢儒詩書大師亦未能究其詳寶此不可不攷也周書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孔晁注云祿父封以鄁又云東謂衛殷鄘鄘盧本上

增一部字非其舊也霍叔相祿父依孔說管叔所治者爲衛即在殷都之東武庚封殷霍叔相之二人同治鄁蔡叔又別治鄘此三人所治皆殷之故都也若然三監實分統三衞之地周書就方域約略區之爲二曰殷曰東而詳舉其爲監之人則又有四曰武庚曰管叔曰蔡叔爲正監霍叔相武庚別爲副監故作雒於殷監兼舉蔡叔霍叔而大臣則云管叔蔡叔臬殷之監依此宋本高似孫史略所引校定今本挩譌不可讀明三監有管叔蔡叔而殷則武庚與霍叔共治之故不質指其人也漢人說三監者亦有二說漢書地理志則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蓋以霍叔爲武庚相不別治故不數而鄭君詩箋復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皇甫謐帝王世紀說同

則因武庚爲殷後而霍叔爲相實以監殷故去武庚而數霍叔此皆因周書作監者實四人數有羨溢故諸儒遂各以意爲去取其說雖不同要與周書文固無牾矣王文簡經義述聞欲去蔡叔而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蓋爲俗本大匡所誤古亦無是說不足據也武庚之亂三衞皆畔周公平亂以其地封康叔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孔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是康叔所治者武庚霍叔之故地書所謂殷孔所謂鄁中旄所治者管叔之故地書所謂東孔所謂衞也中旄古書別無所見孔亦無釋今以聲類求之乃知其卽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衞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不箸其名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竝云名髦今本髦譌髡深

玉繩據杜譜宋忠謂卽左昭十二年傳之王孫牟司
馬貞亦謂牟髦聲相近今按旄與髦爲同聲叚借字
中旄父亦卽王孫牟也葢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
實盡得三衞全境以其地閎廣難治故依其舊壤仍
區殷東爲二以其子弟別治之如晉文侯弟成師別
治曲沃衆周惠公子班別治鞏爲西周君之比是中
旄宇東雖專治其邑而仍屬於其父則與三監分屬
微異逮康叔卒康伯嗣立而東遂不復置君故采詩
者於三衞不復析別是三衞始則三監鼎峙中則殷
東雖分二字而實統於一屬終乃夷東爲邑而與殷
并合爲一其事可推跡而得也然自漢以來儒者於
三衞分合之故咸莫能稽覈故鄭君詩譜謂成王殺

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書疏引鄭書注同不知康叔初封時已以子弟治二國不待後世始兼并也漢志則云三監叛周公誅之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於雒邑詩豳風孔疏云如志所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并服虔依以爲說據孔推班服義雖知康叔已兼三衞非其子孫而亦未能實證其事則皆由不知中旄之即康伯故不能得其詳也至三監分治三衞說者復多舛異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詩譜則云自紂而北謂之邶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朝歌以北續漢書郡國志云朝歌北有邶國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史記正義引帝

王世紀則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依班說則邶衛爲舊殷而庸在其東中旄所治者即庸也依鄭皇甫孔說則在東者爲衛而殷爲邶庸中旄所治者即衛也二說不同竊疑班說近是蓋中旄別封於庸因以爲稱猶康叔初封康亦即以爲稱康伯即庸伯也庸康聲類同古多通用史籍譌提遂幷康叔康伯爲一實則康叔之康當讀如字而康伯之康自當作庸二字本異後人不察謂其父子不嫌同稱遂不能析別鄭書注以康爲諡號馬融王肅僞孔安國則以康爲畿內國名（並詳詩書疏）儒依鄭說爲諡號則父子不宜同諡依馬王孔說爲畿內國則是康叔初封之采

邑逮封衛以後已易其舊國何得其子仍繫此爲稱二說於康伯殆皆不可通孔沖遠推僞孔意則謂康伯爲號諡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諡不見亦強爲分別以圓其說非塙詁也今以周書世本漢志諸文參互校覈知康叔初封固已奄有三衛而中旄父爲康伯實卽庸伯蓋別治庸以屬衛如是則周公經理舊殷之政略及三衛先後分合之情事皆顯較可得其蹤跡或足爲治經攷史者釋一大疑乎

唐杜氏攷

左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

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今京兆杜縣賈逵注國語則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見孔疏隋劉炫主賈說故規杜云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昭元年傳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注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語似尚未達杜指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肖杜亦未必是後安知唐滅遷於杜也以上皆疏引規過文亭林顧氏左傳杜解補正又申杜引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以爲之證今攷二說皆未爲得也蓋如杜說則劉累子孫旣居魯縣又別居大夏魯縣之裔後代豕韋大夏之裔即爲唐唐爲成王所滅乃遷於杜是則唐與杜各自爲國咸非

魯縣之胄卽不得云豕韋國於唐杜兩注義實自相

牾故光伯規以唐非豕韋之允孔疏曲圓其說以劉

累之等卽謂累之子孫蓋欲明大夏之唐卽魯縣之

裔所遷然玩累遷魯縣此居大夏之文彼此對舉杜

實非謂遷魯縣之子孫復遷大夏孔說非杜意也至

杜謂周成王滅唐遷杜則逸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

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堂下之右唐公

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云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唐

虞二公堯舜後也孜堯後之唐公卽樂記所謂封帝

堯之後於薊者與大夏杜縣咸不相涉劉累雖亦堯

後乃其枝裔而武王所封者則其適胄累後非卽唐

公也依王會說是成王所滅者又非彼唐公叔虞旣

與唐公並列於會則非滅堯後之唐以封義據炳然不可掍也紀季雖出汲冢古文而今所傳者乃明人掇拾僞本此文未見唐以前人徵引殆不足據且塵云遷其民與杜說亦微不同此蓋作僞者采杜說以補紀季而讀之不審又失杜意顧氏乃援紀季以證杜說不亦疏乎賈則杜雖親見竹書而此義自本韋昭國語注（晉語注云周老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嘗國於唐周成王之世滅唐遷杜）唐於韋則又因昭元年傳成王滅唐之文而遷就其說韋生吳未嘗得謂亦見竹書乎至如賈說武王封堯後於唐者即隱據王會之唐公二國並封於理雖可通然既分二國則唐自爲唐杜自爲杜宣子爲杜伯之後自述家世但數杜氏足矣何必更援唐耶今

以左傳周書諸文參互校繹迺知成王所滅以封叔虞者自爲晉陽之唐劉累之後所封者自爲杜縣之唐杜竊意杜本唐之别名若楚之亦言荆也絫言之楚曰荆楚故唐亦曰唐杜是說也與賈逵杜劉皆不合而余讀史記則得一塙證焉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徐廣云蕩音湯社一作杜史之蕩杜蓋即唐杜也庚聲與昜聲古音同部白虎通義號篇唐蕩蕩也說文啺古文唐从口昜故唐杜通作蕩杜杜與社同从土得聲故又作蕩社也而說史記者因與亳連文之故遂謂蕩當音湯司馬貞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杜杜縣之界故曰

湯杜殊不知此亳與湯都無涉（湯都在偃師尸鄉見漢書地理志孫氏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云亳者薄假借字史記秦本紀寧公二年與亳王戰正義引括地志在三原始平之界案在今陝西非湯亳都也）乃與唐杜接壤之國說文高部亳京兆杜陵亭也漢之杜陵即晉之杜縣也遂者因事之辭蓋亳與湯杜同壤秦初伐湯杜未克次年伐亳勝之遂因此兵威乘勢滅湯杜非亳即湯杜也封禪書云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社漢書郊祀志作杜三作五案此杜亳亦因二國接壤故連言）社主故周之右將軍顏師古漢郊祀志注引墨子謂杜主即杜伯漢地理志亦云京兆尹杜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是漢杜陵即杜伯國亳與蕩杜同在杜陵可證蕩杜即唐杜矣或曰晉語訾祏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爲理竹書

紀年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奔晉下距秦寧公二年當魯隱公八年凡七十三年何得其時尚有唐杜則疑宣王殺杜伯不必卽絕其祀或別立支庶爲唐杜君抑朱衣射鄗之後周人知杜伯無罪立隰叔兄弟之在他國者以續其祀使鬼不爲厲皆未可知要知唐杜卽蕩杜其杜杜陵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卽漢杜陵非二國可無疑也

聘禮記異讀攷

聘禮致禮于客車米禾各有等數記釋其義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文藪爲逾玉篇匚部匬余乜切器受十六斗疑別本作匬又云二百四十斗注云謂一車之米秉有五藪秉百六十斗加五藪八十斗通二百四十斗也又

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把之秉也明與上米秉十六斛異筥穧名也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緵依鄭注此記當分爲三節以斛籔秉三句爲一節此爲車米數量之名二百四十斗句自爲一節則一車米之總數也與上十籔下四秉並不相關秉筥稯秅四句又爲一節則別爲車禾數量之名秉爲刈禾盈把與上文米秉名同而數量復異此鄭讀鄭義也此外異讀異義見漢魏古書者有四則咸今三節爲一而上下分幷錯互不同雖皆不及鄭義之精當要亦古禮家之佚詁學者所當知也今略攷之一作十斗曰解十六斗曰庾藪作庾論語雍也包咸注史記集解引賈逵國語周

語韋注引唐固左傳昭二十六季杜注說並同庾斛同亦即逾之借字十庾曰秉一百
六十斗二百作一百四十作六十以爲上一秉之總數依韋說似如是或可讀爲六百四十斗則
爲下四秉之總數義亦得通且惟改二爲六破字亦較少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
國語魯語韋注云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周禮陶人賈疏云聘禮記
注云今文籔爲逾逾即庾也又引小爾雅釜有半謂之庾今本小爾雅廣量亦作籔二十庾曰
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六百四十斗十筥曰稯稯
六百四十斛也秅數韋未釋依積數計之則六千四百斛也但經文三秅爲車禾之數禾
不可以斛計不知韋作何解也韋所據本籔作庾二百四十斗蓋作
一百六十斗爲釋上十籔曰秉之數而下文四秉曰
筥三句亦爲米之積數與鄭說異與許君異義說略
同而支數則亦迴異也一作六斗曰斛六十作十六斗
曰庾十庾曰秉籔作庾與韋同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

通云斛者甬也甬六斗說文云桶木方受六斗庚二斛四斗二宋本作三誤
以六斗之斛計之二斛四斗即十六斗也秉二十六斛四斗宋本捝四斗二字案
二十六斛四斗通一百六十斗也以下御覽未引疑亦以二百四十斗
爲一百六十斗與韋讀同今本風俗通殘缺無此文御覽所引
亦未全秉筥稯諸義異同無可攷矣若依韋許義推之則應說當
爲百五斛六斗稯千五十六斛秅一萬五百六十斛也一作十斗曰斛此句說文未引
以異義說稯禾二百四十斛推之許君釋斛當無異說六斗曰庚無十字籔亦作庚十
庚曰秉六十斗二百四十斤斤斗篆文相近此以爲米芻禾一秉之重數四
秉曰筥二百四十斗十筥曰稯二百四十斛十稯曰秅二千四百斛
說文禾部秅字注云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
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國語魯語
先王制土其歲收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載

師疏引五經異義云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孔顨軒謂許本國語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以秉芻爲二百四十斤合於說文以稯禾爲二百四十斛是以秉爲六斛矣似今文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即庾也六斗爲庾十庾爲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也四十秉爲稯稯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禮學卮言孔說深得許恉蓋許破十六斗曰籔爲六斗曰庾又破二百四十斗之斗爲斤爲米芻禾一秉輕重之通數米以六斛爲二百四十斤禾芻則亦以二百四十斤爲一秉而不論斛量則亦并三節爲一無米禾之異依其說則秅禾爲九萬六千斤三秅積二十八萬八千斤非一車所能載於禮經之義

無當也一作十鍾曰斞十斞曰秉十六斗作廿鍾籔作斞說文斗部云斞量名廣雅釋器云釜十曰鍾釜六斗四升鍾六十四斗鍾十曰斞六十四斛斞十曰秉六百四十斛秉四曰筥二千五百六十斛筥十曰稯二萬五千六百斛稯十曰秅二十五萬六千斛依張說則三節亦當并為一但二百四十斗何不知當作何解而一秉為六百四十斛筥稯以下依文數遞增其積數尤鉅於經義更無當矣以上四家之說校文則有籔逾庾斞及斗斤之差異陳數則有十斗十六斗六斗及二百四十斗一百十六斗二百四十斤之外互審義則有籔秉米禾之分合大小衺等相校遠甚咸與鄭注殊異韋許二家固明援禮經應張雖不主詁禮而推其根氐亦復無二賈胡兩疏咸不能綜述信為疏闕

故爲甄緝箸之覬與鄭義相參證爾

禮記鄭注攷上

漢儒經詁今存者六家（書孔安國傳僞託不數）唯鄭君三禮注最爲完葡而於周禮校古書儀禮疊古今文尤極詳覈唯禮記注於記文異同多不箸而注義亦閒有疏啎今就覽涉所及略爲舉證數事以補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之遺闕有經本用正字而鄭本從後出增偁之字者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注云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釋文云蓌詐也挫也盧本作蹲是盧植注本不作蓌字攷公羊僖三十二季何注云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何說隱據禮記與盧本正合臧琳謂而如通曲禮蹲下不當有拜字今本誤衍是也今

撿蔆字不見於說文疑許君據禮古文亦不作蔆至徐鉉新附始收𩍐字玉篇夊部作𡕖云子對子臥二切拜失容也又詐也亦作蔆禮記云無蔆拜約曲禮文似亦有誤左氏成十六年傳又云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云蹲聚左傳蹲甲義亦足爲盧本曲禮添一左證說文足部云蹲踞也廣韻二十三魂蹲坐也蓋拜則身屈曲甲亦屈曲而相迫笮許笮聲類同孔疏云吉著鐙而拜彩儀不足似詐也誤此與蹲踞時身上下句曲要閒若挫折同潘黨等以甲摺疊七札而射之其上下札亦若挫折屈曲相迫笮故謂之蹲亦卽𡕖也甲札挫折相迫笮則成聚聚疊故杜訓蹲爲聚亦其引申之義然則曲禮此文蹲𡕖義雖竝通而𡕖字晚出究不及蹲之

古況以公羊注及左傳校之則慮本符論尤多似較鄭本爲長也叉有經疑用正字而鄭以借字釋之者曲禮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云此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亾蓋謂作萑葦之器今攷此六工與考工記攻木攻金攻皮刮摩摶埴五工略同唯彼有設色之工此無之而別有草工鄭以爲作萑葦之器竊謂萑葦之用甚少且木工亦足以苞之似不宜別專立一官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櫟實也是草爲櫟實正字其物可染皁疑染人亦可謂之草工卽是設色之工若然則六工與

考工正同左傳昭十七季杜注及孔疏引賈逵說少昊以五雉爲五工正亦有設色之工但無刮摩之工則以石工可附於土工也古制相治亦可互證或得備一義與有經疑用借義而注以正字釋之者玉藻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定墨卜人定龜注云定龜所當用攷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二文略同彼占坼與此定龜事相當彼此互證竊疑此龜當讀爲鳩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有爲不龜手之藥者釋文引向秀云龜坼也是龜坼義同鄭讀如字訓爲定龜所當用則與周禮不相合矣又有經字誤而鄭校易未允者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攷此篇云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

之喪滕成公之喪文例悟見皆無云告者鄭讀於義未塙竊疑穀當爲聲之譌春秋時諸侯夫人多別爲作謚如左隱元年傳魯惠公夫人聲子又襄十九年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皆以聲爲謚此聲亦王姬之謚也聲漢隸或作声與穀相似六朝俗書穀字又有作㲉者與聲尤易相淆掍此字鄭作注時已誤故不得其解矣有經字不誤而鄭誤破之者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云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獮田之禮今攷誓省即誓命之事不必破爲省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云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

廟祫祭之於壇墠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大戴禮記朝事篇誓作省此云省於其君與彼省於天子義正同蓋謂大夫士有功於國得誓命於君故特賜以殷祭也干祫卽周禮閒祀之義干閒聲近字通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注云古文閒作干是其證也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卽其義鄭訓干爲空義亦未安若然玉藻誓省之省亦當與大傳朝事義同典命曰誓大傳朝事曰省二字兼舉之則曰誓省義實不異若如鄭說讀爲獮則典命朝事諸文不可通矣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誓命亦猶誓省陳祥道禮書謂玉藻誓省如字讀誓省謂祭祀服之以聽誓命省牲鑊惠士奇戴震孔廣森宋綿初說同其說似較鄭爲長而未盡也

蓋誓省事相因凡因祭發誓命事及命諸侯卿大夫策命亦多在祭時同謂之誓而君親視其事則亦同謂之省猶祭祀視牲與視朝同謂之視也王策命諸侯世子及卿大夫於廟皆親視其事故亦謂之省不必省牲鑊而後謂之省矣又有經文譌互而鄭注未及攷正者襍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褒衣一孔疏云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又云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鬻𤖼任取中閒一服也以上疏孔疏文今攷喪禮通例襲服皆以褒衣卑服在內此卷衣即衮冕服乃冕服之最尊者反在玄端之內既非其

次且褒衣在玄冕之上亦晐有衮衣則又有重複之
嫌於義復難通也纁裳賀瑒以爲冕服則亦與玄冕
無別且列於皮弁爵弁兩服之閒尤非其次攷士冠
陳衣爵弁皮弁服之後次以玄端服士喪陳襲衣則
爵弁皮弁服之後次以褖衣彼疏謂褖衣當玄端竊
謂以子羔襲服有素端復有褖衣推之則禮殺者有
褖衣卽無玄端禮隆者或玄端褖衣不嫌兩有疑此
卷衣當爲兊衣兑與卷形近而誤兑衣卽稅衣之省
襍記夫人復稅衣揄狄稅衣卽褖衣亦卽褖衣此文在玄端之下子羔
之襲褖衣與素端相次其敘亦正同至纁裳則當爲
韋弁服故次於爵弁而加於皮弁詩朱芾斯皇箋云
天子韋弁服朱衣裳孔疏引定本作朱衣纁裳是也

鄭不知卷爲字誤又未明釋纁裳之義故賀孔諸儒竝不得其解矣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章夫人視世子而踊注云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攷此章經注竝難通上文大夫士既殯而君往云君稱言視視而踊注云視相君之禮當節之也以相比例則視而踊者必相禮之人世子之相夫人於禮經無見文后弔諸臣之妻世子必從亦無見文且夫人之有世子與否未可豫定世子或幼則又未必能相禮儻無世子或有世子而幼將無所視而踊矣況世子之與視貴賤不倫卽令有世子而長能相禮以儲副之重而猥令襍廁於婦寺之閒以其擯詔之役於禮意亦殊未

協此皆有難通者竊謂此世子寶當爲世婦周禮春官世婦宮卿云詔王后之禮事又云王后有捧事于婦人則詔相然則后夫人有禮事則世婦詔相正其專職與王弔則祝相禮（此祝即喪祝周禮喪祝云王弔則與巫前）禮例相同足以明之此二文注咸無釋疑鄭本已如此蓋其誤久矣

禮記鄭注攷下

禮記鄭注今世所存宋撫州公庫本爲最善陽城張氏景刊行世顧千里作攷異阮文達作校勘記皆據以爲正本然此注隋唐以來已有錯互顧阮諸家未能盡正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杜佑通典引內則注曰[illegible]

宋本禮記注疏竝作謂夫之室孔疏云夫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則孔所據本似亦作夫之室諦繹鄭意蓋欲見側室非妻所居之燕寢故以夫之室別白之其義似校今本爲長惠顧阮三家亦竝從之然攷大戴禮記保傅篇七月而就宴室盧注云宴室郟室次宴寢也郟夾宴燕字竝通夾下宴字今本譌作室从丁杰校正亦曰側室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月震本毛詩彤管傳文丁杰校改辰未塙又諸侯釁廟篇注亦云郟室門郟之室盧說似正本內則注義若然則北朝本已與今本同不作夫之室蓋南北禮家所傳不同盧孔各據所見爲釋也依孔本則側室謂夫之別室依盧本則側室謂夾燕寢兩

旁之室二義竝通未能定其孰是也樂記說古樂云
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
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
周禮曰大咸孔疏引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
禮曰雲門大卷大卷在咸池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
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
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
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至於大卷
之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
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
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
也知黃帝之樂堯增脩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

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脩曰咸池也審校孔意即用熊說大恉因周禮大司樂六樂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彼無大章有大卷而以大咸爲咸池屬之堯樂兩經義不同故謂大卷咸池皆本黃帝樂堯用大卷改名大章而不脩脩咸池而不改名周人以未脩之大卷歸之黃帝而復其故名又加以雲門之稱以已脩之咸池專屬之堯而別謂之大咸大司樂賈疏說亦同此義疏家展轉推演欲以彌樂記與周禮之舛迕其心亦良苦矣今攷唐初本此經注蓋多不同諦審注意於大章云周禮闕之則鄭直謂周禮無此樂竝不

以此當彼大卷可知其下又云或作大卷者乃後人所增非鄭注之舊據孔疏云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之此本云周禮大章曰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之大卷也蓋孔所見別本樂記注周禮闕之四字作周禮大章曰大卷孔兼存異本故兩爲之釋是孔本亦本無或作大卷四字也禮記釋文於咸池注周禮曰大咸下云一本作大卷卷音權此後一別本次句注周禮曰大咸作周禮曰大卷迺別以咸池爲大卷與孔所見別本以大章爲大卷者又異蓋陸本樂記前注中亦無或作大卷四字故於次句注大咸下始據別本見大卷之名并爲發音若如今本大卷已見大章注中則宜發音於前今既不然足證其

本亦無此四字矣至孔引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乃熊氏發問而自申之下云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又云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文例正同並非鄭注本有此義也竊謂大司樂大卷與此大章本不相涉鄭此注亦止謂堯脩咸池本無堯改大卷爲大章之說六朝義疏家欲強爲傳合乃以大卷當大章而有脩改之說繳繞紛互殊非鄭恉後人讀經注者不能質定其是非遂以義疏家斡旋之語羼入注中故陸孔同時而所見本互異賈公彥所見本則已竄入四字與今本同蓋皆誤本不足依據此二注文並錯異而其流傳咸遠有耑緒與俗本沿譌不同者學者精攷其異同之迹而不必以肊說曲爲彌縫斯爲

善治經者矣又曲禮童子不衣裘裳注云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疏云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今攷此注不衣裘裳當作不衣裳蓋鄭以裘大溫云云專釋不衣裘之義又以便易專釋不衣裳之義二語不相兼也孔釋注亦惟云若著裳則不便不兼及裘可證今本衍裘字則不可通此則宋以來版本之誤全書類此者當復不少未及悉校也偶讀張氏景宋本拉襍記之以質世之治鄭學者

聖證論王鄭論昏期異同攷

康成詮釋諸經漢魏之際盛行一時羣儒望風景附咸名鄭學惟王子雍以通才閎覽起與爲難乃至僞

託家語以爲左證故有聖證論之作蓋欲以難鄭樹職志遂不憚妄託聖言其怯盩亦甚矣以司馬氏外戚之重故其學盛行於晉初然鄭里再傳弟子馬昭之徒猶堅守師法援經發難治王學者孔晁輩又難馬申王張融復參合鄭王折衷其說以爲評雖是丹非素不免黨伐而矛盾相持各有義據不可誣也聖證論唐以後久佚經疏援引咎章斷句無由攷其義指惟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難鄭君昏期之說甚詳并備引馬昭孔晁張融等論難之語猶足見聖證論舊本梗概但仲春昏期王鄭之論通典所引馬昭申鄭有三難孔晁申王有二荅各依馬難爲對賈疏隱栝其語合馬氏三難爲一復深沒其名孔氏二荅又止

載其一文句亦多譌亂譌舛讀者卒不得其耑緒然
賈所引張融評又校君卿所引爲完臧玉林經義雜
記略爲校正而未盡也今備錄賈杜兩書以著諸儒
論難之略更爲補正譌挩以詒治經者近馬國翰輯聖證論本尤
疏舛今置不論
賈疏引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
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
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臧曰見本命篇男子十六精通女子
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臧曰家語作而禮男三十而
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亦不是過（臧曰家語作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秋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

通典嘉禮男女婚嫁季紀議云鄭玄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又按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季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生人矣而禮男必三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

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季十九而娶於宋之幵官氏（按幵當作并）又曰孔子季七十三而終伯魚季五十先孔子而卒而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竝未明（案杜氏此條悉隱栝聖證論語據此則肅難鄭尚有孔子十九而娶及伯魚五十先孔子卒二證賈疏所引不備也）

昭曰禮記本命曰（臧曰見大戴禮記）中古（臧曰舊脫古字據大戴禮記補）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臧曰今大戴禮記作合於五也中節也盧注合於五十此蓋略引）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臧曰大戴禮記下有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

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臧曰見文十二年尹更始云臧曰西漢說穀梁者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案此盧子幹禮記注語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臧鏞堂曰舊誤作夫婦茲從通典嘉禮因所引校正阮元曰按喪服經緦麻章有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引之者謂三十而娶則不當有姊也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猒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臧曰蓋本馬季長關盛衰說詒讓案此馬昭難肅據喪服夫姊之長殤定嫁娶期也

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臧曰國語越語

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案此張融評語

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孫志祖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婚姻類引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此文有脫誤詒讓案杜臺卿玉燭寶典二引聖證論云鄭氏以二月爲嫁娶之時謬也詳尋其時古人皆以秋冬末句與御覽同於卽秋字之誤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臧云疑言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案御覽引上有毛字詩毛傳曰案御覽引作毛萇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案玉燭寶典御覽引下竝有也字三星參也十月臧曰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無十月二字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也然則此十月二字卽王肅所加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臧曰此綢繆篇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又云時尚暇務須合昏因案據通典當作三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婚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臧曰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

育之始此疑當作而爲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失也孫卿曰臧曰見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臧曰荀子云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楊注內謂妾御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此作殺止恐因下引韓詩傳而誤誥讓案玉燭寶典引亦作止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遠也案此段各書並未引今據玉燭寶典引補荀子語見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臧曰此肅設爲問難以申己說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昏臧曰舊作感今改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於是時也（案此字據玉燭寶典增）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盡此月矣故急期會也（案盡此月矣賈引作非此日也又刪故急期會也五字今據玉燭寶典補正）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臧曰東門之楊正義同引作農業起與婦功相對今家語作農桑注云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與通典引同）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春班爵位也（臧曰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頒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同今據改禮記禮運本作合男女頒爵位冬春二字是肅所加以難鄭者）

通典嘉禮嫁娶時月議曰按鄭元嫁娶必以中春之月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陰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

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

詩曰（臧曰以下皆馬昭難肅之辭詒讓案據通典此爲馬昭弟二難在商頌月令一難及孔晁弟一荅之後此失其次曰通典作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臧曰野有死麕）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臧曰七月詒讓案據通典此下尚有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之語）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臧曰綢繆）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臧曰我行其野）倉庚于飛燿燿其羽（臧曰東山詒讓案據通典當有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十一字）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臧曰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案據通典此爲馬昭弟一難在弟二難之前殺頌前當有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八字此下又有孔晁荅馬申王語賈疏亦佚之）

夏小正曰臧曰疑衍二月冠子嫁女娶妻臧曰今夏小正無嫁女娶妻作娶婦之時秋以爲期臧曰蚳此淫奔之詩惠棟校本作時案通典此亦作焉昭弟三難無夏小正一證

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臧曰夏小正作女士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舊作之臧曰當作六案通典鄭說作舊說之正作六今校正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臧曰疑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之臧曰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在塗見采籠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說臧云舊作詩今改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臧云泮字舊無今補定納其篇義云臧云篇義謂詩序嫁娶以春陽氣

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合男女臧曰當作時令篇云令管子闕詒讓案令管子幼官篇云春十二清明始卯合男女疑卽此文融謹案春秋魯夫人送當作逆逆迵與作迎嫁女四時通用無識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秊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臧曰當作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四時嫁娶何自違也臧曰也字當在之語下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臧曰箋曰道中始有露謂二月嫁娶時也綢繆臧曰箋云三星心星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見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有女懷春臧曰箋云

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
倉庚于飛熠熠其羽
臧曰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
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
臧曰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所以悲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
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臧曰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
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季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季習亂思治故戒
臧曰當作嘉
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
臧曰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季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陳晉棄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
臧曰詩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文唐風序綢繆刺晉亂也國語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詒讓案此條故張融評語

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蔽芾其樗喻遇惡夫燿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玄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案據通典此爲孔晁第二荅在馬昭第二難後

通典嫁娶時月議注引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合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玄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

又引孔晁荅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

言仲春合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
禮玄鳥至祀高禖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
又引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
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
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燿燿
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
又引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
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
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燿燿其羽喻嫁娶
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教以爲
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
又引昭又曰肅引經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詩

矣

又引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

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

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

盡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陰陽會通之數

合於春女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

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歎同於行露厭浥之節

驗於夏小正綏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

於周禮仲春之令矣

大夫葬用輴異讀攷

喪大記云君葬用輴又云大夫葬用輴鄭注云大夫

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陸氏釋文云輴依注音輇市專反王勑倫反依陸氏說王肅讀此經輴不破字則大夫葬用輴句不知其說云何攷荀子禮論篇云輿藏而馬反示不用也楊倞注云輿謂輁軸也國君謂之輴引此經爲證則亦讀輴如字謂諸侯葬時窆時載柩於輴也又引大夫葬用輴作夫人葬用輴蓋卽因其與大夫廢輴之文相妨故破大夫爲夫人此必唐以前之舊說亦從輴不破字與鄭不同或卽用王肅義乎但又破大夫爲夫人則又與陸不同以下云士葬用國車推之則上文實當作大夫鄭讀自不可易楊說殊不塙以其爲唐以前異讀聊復記之

子莫學說攷

孟子告子篇以子莫執中與楊墨同論則子莫必戰國時聞人碩士能以學說自名其家然自來無有能知其人者趙岐注則云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其說殊無義據余博徵之先秦諸子遺說而以聲義推合之竊意其卽魏公子牟也牟莫聲類同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是牟侔與莫一聲之轉疑子莫卽子牟之異文抑或牟字子莫要近是一人矣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韓詩外傳亦有此文惟它作范楊倞注云魏牟魏公

子封于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卽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魏文侯子據季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賢公子又嘗封於中山然非文侯子張湛說不足據未知何者爲定也以上並楊氏說今攷列子以子牟爲魏之楊倞糾之是也其言行自荀卿書外又見戰國策趙策列子仲尼篇莊子秋水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審爲篇淮南子道應篇甚詳雖未明揭執中之義然漢志列其書於道家莊子載其與公孫龍相難列子又有申公孫龍之說則其學說當在道家名家之閒無

所偏主荀子謂其縱情性安恣睢至斥爲禽獸之行殆樂生玩世純任自然而放浪形骸若子桑伯子之論處所謂同人道於禽獸者蓋已開魏晉王何稽阮之先其持論調和融合不拘一隅故於爲我兼愛兩無所取而孟子又謂其執中無權明與儒家時中之道亦舛馳不合西漢時其書尚存四篇執中之說容有見於其中者自東漢以後其書亡佚（梁七錄不著錄）已趙邠卿迺肊定爲魯人說固未足馮而劉熙蔡母邃諸儒詁孟子者亦皆未有所見要孟子以子莫與楊墨鼎足而三而荀子論十二子又首舉子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殆亦戰國時一巨子與